

韓昌黎全集

函一  
十冊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祭文

祭田橫墓文

田橫初為漢將灌嬰敗於垓下走梁歸彭越高祖即位罹誅與其徒  
橫罪而召之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戶卿廐置遂自劉令客奉其頭從使  
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家旁皆自劉從之其餘客在海  
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是太史無咎嘗取公此文於續楚詞而系之曰唐宰相如  
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為汴州纔奏愈從事愈始終感遇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  
喪度亦自謂度知已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愈躊躇發憤太息  
於區區之橫以謂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

如東京或作東如京洪慶善曰東京洛陽也

公以貞元十一年出長安至河陽而後如東都也十九年秋則公為御史是冬即貶陽山  
安得以九月出橫墓下唐都長安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方從閩杭蜀本作東如京云田橫  
墓在偃師戶鄉洛陽東三十里今公自河陽道橫墓下以入洛故云東如京也○今按洪  
慶善作如東京及考歲月皆是方氏亦以京為洛陽但據三本必欲作東如京為誤耳今  
且未須別考定書只以其所引田橫墓在洛陽東者論之則自墓下而走洛陽乃是西向  
安得言東如京乎況唐都長安謂洛陽為東京則可直謂之京則不可其理又甚明若據  
元和郡國志則河陽西南至河南府八十里其大勢亦不  
得云東如京也此又三本謬誤之一證故復表而出之

感橫義高能得士

下或有因取

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

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

此其從誰

死者或作死而生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

夫子於劍鉞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寶之或作寶者天或作大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違

違闕杭無其字非是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非闕杭作皆非是

踞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集韻靈良反按享字今人用多作上聲惟前漢禮樂志郊祀詩云發梁揚羽中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

鳳鳥翔神多掩虞蓋孔享享作平聲退之叶韻蓋有所本也

歐陽生哀辭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也卒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新史於藝文立傳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行有山泉

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衮為

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治上或有字非是衮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

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衮親與之為客主之禮呂汲公本如此方從閩杭苑稱辭進下即屬鄉縣至者衮下又有故宰相字下乃屬

有名至其民又屬親與云云顛倒錯亂全無文理而方云三本如此不當輕改其蔽如此今定以呂本方主下有人字鄉縣作縣鄉則尚有可取云觀游宴饗必召

與之宴或作識與讀為預或作預或時未幾皆化翕然化新傳作仕非是按衮傳建中初起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

衮至為設學校使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均詹于時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

禮觀游燕享與焉田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貞元八年詹與公同登第退之同年進士此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及觀林蘊泉山銘叙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

因廉使李鄴公銓興起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為記中有辭云縵胡之縵化為青衿其兄藻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以其年考之則藻之登第又在詹之前然長溪薛令之以中宗神

龍二年擢第則又在藻之前矣

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聞巷間

詹之稱於江南也久矣

下或有

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

余下或有年十九字聞或作則

或云當并出則

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

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雖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

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sub>公</sub>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

方容貌巖巖然

○巖音逆

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

最隆也十五年久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

公為徐州節度推官

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

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

或無監字

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

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

以或

其心將以

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

有得或作在得或無於是

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

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

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

或作友朋

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

章孝朝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

之傳或作之說或作之以傳于後

以遺其父母而

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悲哀或作哀悲○今按上文已連有兩哀字不

求仕與友兮遠遠



其鄉父母之命兮予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

名譽又先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

視兮藥物甚良親視或作視疾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孔或作既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齊一作高在側與

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或益

作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哉下或無兮字

題哀辭後

或刪此四字作題歐陽生哀辭後崔摩及詹皆與公同年劉伉姓名僅見于此他無所聞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摩摩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友上或有之字

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或無書字或無伉字

下君字一作抗以吾所為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或無志字凡愈之為

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哀一作痛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

其志在古文耳其志上或有之志字雖然下或有苟愛吾文必求其義八字八字下又愈之為古文

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

乎古道者也乎或作於方从三本無道字以上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此下或有然則吾之所為文皆有實

也十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一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歿蓋貞元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

持正有傷獨孤賦而公作辭哀之公嘗與崔羣書天人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同蓋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為而怒居何故而憐邪

怒或作怒或作思怒下或有邪字告

或作

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

或無抑蒼茫無端

而驚寓其間邪

寫下或有於字

死者無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

或無自字或無之字

或無自字

濯濯其英眩眩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

此句或作如處其旁非是或云以容叶光用古韻也

烏虬遠矣

何日而忘

烏虬或作鳴呼

祭穆員外文

為崔侍御作是本篇首題云雖年月日故入博陵崔慙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穆六端公之靈方云豈穆員邪舊傳員卒檢校員外郎杜亞

留守東都辟為從事皆與此文合新傳員終侍御史故是稱端公也穆員字與直懷州河內人宣州觀察使宣之子工為文崔侍御名慙無傳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

或作歸

避道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

顧之

如或作無眷或作曉

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暖明

暖或作俊

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

其厚不知其可

知其或作知而或作可

而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

貞元五年十二月以杜亞為東都留

守亞辟員為從事檢校員外郎愬時亦為亞所辟

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烏鳴之朝

我戀在手君揚其鑰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

復哉或作我復○今按下文云無非德聲則此二句專指釋也當作復我終日以語以或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感其下殺人

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為福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

直死何悲曲或作直直或作曲二何或皆作可皆非是上懷主人主或作王非是內閑其私閑或作閤或作闕皆非是進退之難君

處之宜君或作居非是既釋于囚令狐遵為東京牙門將亞惡其為人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通政近郊亞意其為之命賈及從事張弘靖鞠其事無之亞怒囚

員等員由此知名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為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

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其疑當作如不日而達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

毒之懷六年以并一作經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失或作哭酒肉在前君胡不

饗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山令過郴州識李使君有李員外寄獻筆及叉魚詩即所謂獲紙筆之雙寶投叉魚之短韻也其生平契

分皆具此文筆墨間錄云祭李郴州文尤雄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

之靈文苑此篇首題云惟元和元年歲次景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云云使君員外三兄之靈考之唐歷皆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

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何或作何或當貞元之癸未元十九年貶陽令時也揚

皇威而左授伏荒災之下邑嗟名類而位什應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觀於或作而言莫交

亦情無由

莫或作若或作若而下無情字

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退之無徒

退或作荒窮退或作退荒徒或作圖

擊百憂以自

副辱問訊之綢繆恒飽飢而愈疾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

直右切

苞黃甘而致貽獲

紙筆之雙貿

即李員外寄紙筆云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

投以魚之短韻即公又魚十八韻投張功曹 瑰韞瑕而舉秀族新

命於衡陽費新芻於館候

柳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一年公以順宗赦徙據江陵待命於郡云

空大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

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耐

作於

航北湖之空明觀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眾

管啾而並奏

啾或作啾遲閑居賦管啾啾而並奏

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

窮或作寬

輟行謀於俄頃見秋

月之三教達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

上音秀下音溜前漢宿留海上史記宿留之數日無所見

念際離之在期謂

此會之難又授編彪以託心

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見左氏襄公二十九年

示茲誠之不謬

或授

接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畫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為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

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疎於承山於不救

承或作承於一作而

見明旌之低昂

明諸本作銘此从閣本字見禮弓鄭注云神明

之尚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美夫君之為政不橈志於讓構

橈或作

境从手

遭唇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雛

陵一作凌

彼儉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

車或作年○今按後漢書

馮衍出妻書云詞語百

車韓蓋用此作年非是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冠幸竊觀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

神乎來哉辭以為有尚饗



祭薛助教文

公達字大順詳見公所誌墓云

惟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

丙寅作景寅過唐諱也

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

墓

志石本作議

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

繼下或有等字薛君之靈是本作河

東薛君入

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

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為別慟哭來門

來或作東

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

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

張季友也公同王涯崔羣許季同庾承宣邢冊等六人者皆與張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時陸贄典貢舉故文有司我明試時惟邦彥

之語詳見公誌其墓云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

文苑作元和十年月

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庾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冊等六人皆張季友之同年也嗚呼往在

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從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

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表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

家乏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

今者或作于今

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

喪乃歸陽瘞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遠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

因託嗣於宗

作嗣託

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叙情以視諸誅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貞元十九年冬公與張署自御史俱出南方為令明年順宗即位俱徙江陵故凡遺塗經涉唱和契聞皆具此文公方從晉公封墓

祭其在元和十二年八月  
敷張之行治則詳於公誌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

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

或無守太子  
右庶子字

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

同詔並時

或作時遂滿岳關中詩列  
營某時注時立也亦作時

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慙而狂

○慙

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古如刀我落陽山

以尹艷孫君飄臨武林之牢歲弊寒虎雪虐風饕顛於馬下

雪虐抗本作嘯虎以顛於  
馬下言之由虎聲懼也風

饕謂虎貪風而嘯不已虎近於虛記自此也饕或作號○今按抗本  
全然不成文理以上語歲弊寒虎言之八字相偶當為雪虐明甚

我泗君昨夜息南山

同卧一席守隸防夫敵頂交趾

頂或作  
項非是

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逐

呼回切

中作霹靂追

程盲進颿船箭激

颿或作帆  
或作颿

南上湘水屈氏所沈

上或作之

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

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觥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

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

遠或作復  
或作偏

枕臂欲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遂以

我驂去

○驂音  
蒙驢子

君云是物不駁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微

寅或作寅○今按寅為辰名寅  
乃寅錄之義當改作寅說見下

條我預在此與君俱厲猛獸果信惡禱而憑

獸蜀本作首李本校作孟首不知得之何本也葛魯卿云膝不殿虎取之則亨矣不待禱

而有憑也○今按洪謝本皆作孟首謂正月孟春之首也張言來賓其微

以虎為賓神故言來歲寅月當有微驗孟首果得歸也然且作猛獸亦通

州下偕據江陵非余望者椰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送無捨

楚詞云重華不可送注遠也○還吾故切

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今章罰籌蟬毛

不存或作存不罰或作罪唐人會飲以籌記罰劉夢得詩罰籌長樹蕭是也○今按今章謂酒

今違令則以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

雲或作天穹林攸摧避風太湖七日鹿角太或作

籌記其罰也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

洞湖中地名元微之有鹿魚釣登大鮎怒頰豕狗狗或作約非是或云

詩湖旁至今有鹿角巡檢司也鈎登大鮎怒頰豕狗

狗豕聲○狗許角切

餘咏走官階下首下尻高

前漢尻益高苦刀切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

為國子博士署據江陵半

年邕管奏為判官不往

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據雍首

參軍雍州名書黑水西

河惟雍州○雍於用切

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

闕死休生闕死休或作

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許奪

或作奮許方作許奪○今按奪謂

志云守法爭議棘棘不阿即

權臣不愛南昌是幹

今按墓志張自刑部出明條謹獄祗

此事也方本無義或本亦非

觀祭使滕州徵錢倍數經署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

戶歌○豫用遷澧浦為人受瘡

署自虔州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

民留牒不肯從竟

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

以代罷癯病也

昇執勸為善丞相南討

元和十六年以宰相裴度為余辱司馬議兵大梁

元和十六年以宰相裴度為

余辱司馬議兵大梁

使韓弘為諸軍

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

余辱司馬議兵大梁

使韓弘為諸軍

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

余辱司馬議兵大梁

使韓弘為諸軍

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

余辱司馬議兵大梁

使韓弘為諸軍

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

余辱司馬議兵大梁

使韓弘為諸軍

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

余辱司馬議兵大梁

使韓弘為諸軍

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

余辱司馬議兵大梁

使韓弘為諸軍

都統使將出討  
公詣弘稟事

走出洛下哭不憑棺真不親殯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

望君或作定居非是

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

或作下

爰及祖考紀德事功

紀或作已事或作著事功作著功於理亦順祖下文便有外著

後世則重出著字又似可疑姑从舊本作事蓋紀其德紀其事紀其功也又恐或是序字以似而誤然無所據不敢輒改也

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

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

謂與其子同僚必公為職方員外郎時也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

某等或作某乙等

胄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婦為母再朝中宮播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

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饗

祭薛中丞文

一本同李達吉孟簡張惟素張賈祭薛中丞存誠也薛嘗勅浮屠鑒虛罪抵死表李位無罪事見舊史本傳甚詳

維年月日

文苑作元和九年

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

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

義累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

北齊號御史臺為南臺

共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

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慙之悲具僚興云亡之歎況某等忘言斯久知

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

裴之諱字皆不可考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

文苑作元和九年是本月日下具給

事中李達吉給事中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韓愈等五人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

蓋寬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

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

歸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古經

比一獨立一時高視千古而

又馳驅朋執俛仰宗親檐石之儲常空於私室

檐諸本多作廡舊本多作檐公秋懷詩用

本此郭璞方言注廡石之儲實用廡字前漢通揚雄傳皆只作檐貨殖傳醬十檐顏曰檐人檐之也一檐兩翼丁濫切

方丈之食每歲於賓筵贈必

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水年某等早接從遊寶欽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

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是本第一首題作祭湖神文第二首題作入祭止雨文第三題祭城隍文第四題祭界石神文第五不立題皆元和十四年夏秋作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

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

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潔潔與人

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痛弊痛一作損○糈先蘇切又音所痛倉胡切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

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暇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禮記大享尚暇脩注云接脯也服或作時○今

按若作時則脩當作羞○服丁實反曰稊既稊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或無以獲字非是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

以簇也歲且盡矣稊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

也非神之不愛人或無之字愛下一有此字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

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剗剗雲陰卷月日也月日或作日月非是○剗

忽麥切剗力支切又音麗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口上或有而字得或作有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

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庭或作廷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聞者以淫雨將

為人災無以應責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

神下或再出爾神字屬下句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饗若答饗或作響冀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

穀以登人不咨嗟咨或作疵惟神之思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

羞一作侑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或作茲或作鑒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憲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

此五字或作界石之神

神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

麻或作庇

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

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衍衍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

潔以祀神其鑒之尚饗

鑒之或作鑒茲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  
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  
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昆本首篇題曰祭城隍文次題祭仰山神祈雨文次題又祭仰山神文元和十五年夏作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

或無袁字下同刺史無治行無以媚于神祇以上

無字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

下或有死字○今按死字不當用又上百句已有不應重出蓋因上句而誤也

姓何辜宜降疾咎于某躬身

或無躬字國語靡王躬身公用此也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

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

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閔以時賜雨使獲永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

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公其月自朔即袁明年自袁召為國子祭酒此文袁州作也故劉夢得祭子厚文有云退之永命改

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其後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祭文蓋謂此也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

維年月日文苑作維某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五日景

午柳下或有君字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故致切下其

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謂非是

犧尊青黃乃木之災見莊子語子之中葉天脫馬羈音繫玉佩瓊瑤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

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表表或作表奏非是不善為斲血指汙顏巧匠旁觀或作觀縮手袖間子

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今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斤不復羣飛刺天飛或作作非嗟

嗟子厚今也則亡也則或作有今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

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靈敢遺墮靈或作子

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或無此四字尚饗

祭湘君夫人文公以元和十五年九月拜國子祭酒未離袁州時作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

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此上四十四字或只作維年月日國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子祭酒韓愈謹令張得一今从石本

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或作陽今从石本懼以謹死且虞海山之波

霧瘴毒為災以殞其命或無之字舟次祠下是用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

神之福啟帝之心去潮即袁十四年十月自潮徙袁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十五年九月自袁召為國子祭酒復賜金